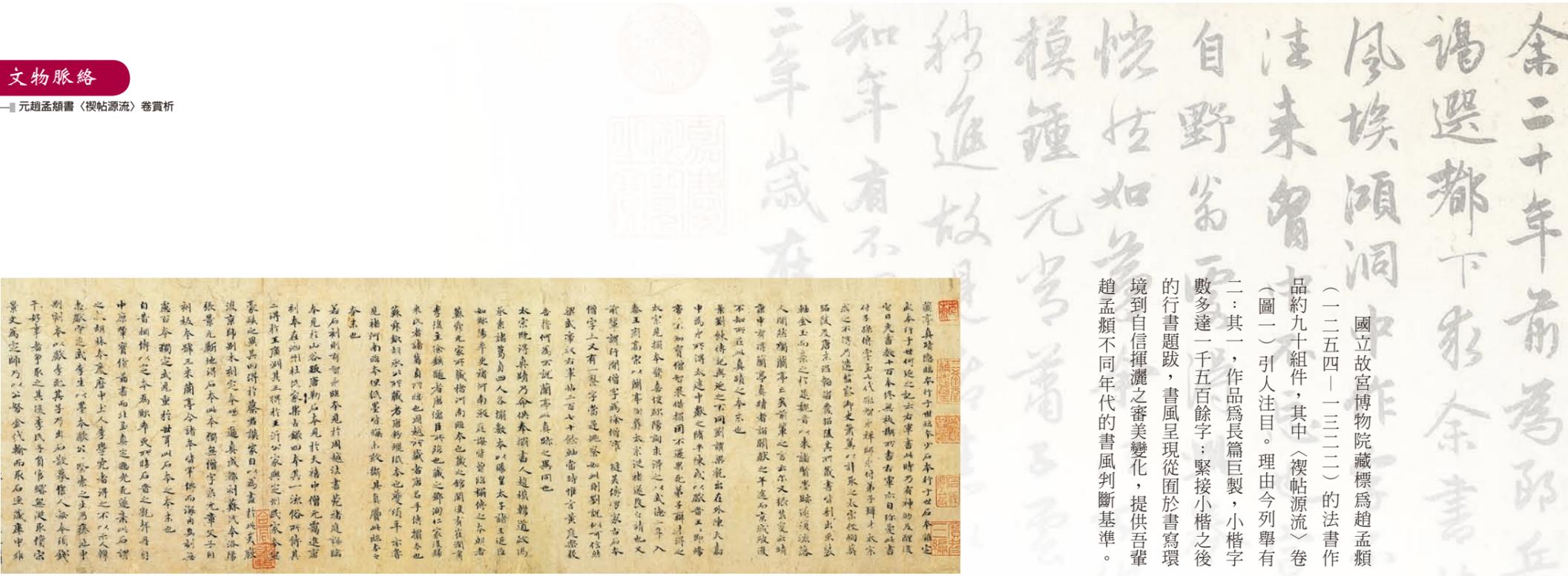


元趙孟頫書〈楔帖源流〉卷賞析

陳建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標為趙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二）的法書作品約九十組件，其中〈楔帖源流〉卷（圖一）引人注目。理由今列舉有二：其一，作品為長篇巨製，小楷字數多達一千五百餘字；緊接小楷之後的行書題跋，書風呈現從圍於書寫環境到自信揮灑之審美變化，提供吾輩趙孟頫不同年代的書風判斷基準。

其二，書法史上曾出現如〈李梅公本〉、〈何義門摹本〉、〈寶雪齋趙帖本〉等三種版本之說，如今得見此〈故宮本〉真蹟，極是寶藏。

趙孟頫，字子昂，號水精宮道人，齊名松雪，死後追封魏國公，諡文敏，吳興（今浙江湖州市）人。著名書論有「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書貴紙筆調和，若紙筆不佳，雖能書亦不能善也」等。海內外學者對此書蹟曾有論究，而書畫處前輩鄭瑤錫女士〈楔帖源流〉專文（註二），從南宋姜夔才學及其書學貢獻乃至趙孟頫的書學與心路歷程分七小節敘述，有著精闢解說。本文承襲上述研究，著眼版本流傳，修正及補充新資料，期能有進一步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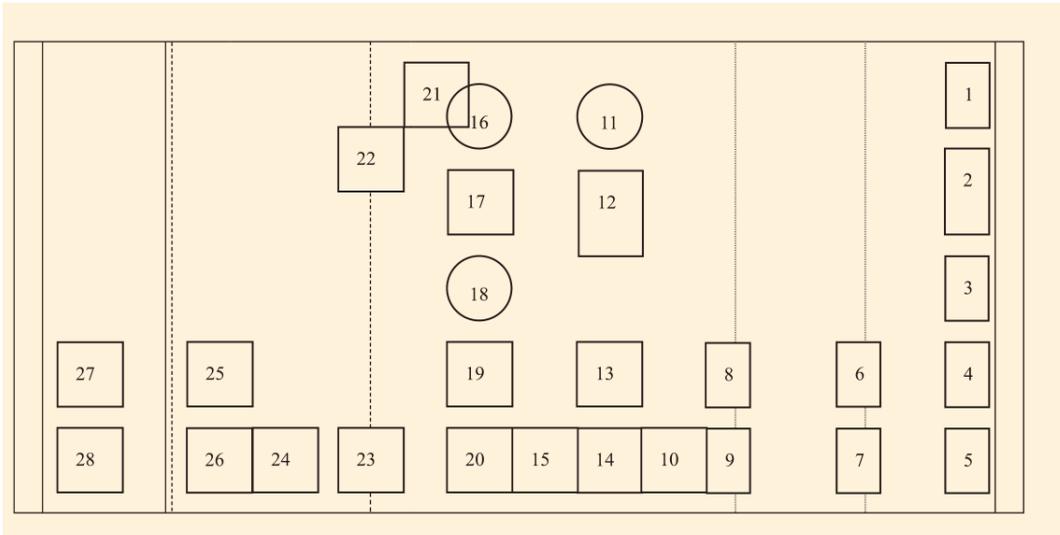


圖一 元 趙孟頫 楔帖源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真是慚惶殺人也。」如(圖一)所示，此行書初跋與小楷〈蘭亭考〉落於同一紙上，並無剪配之疑。而〈與野翁信札〉和行書二跋雖寫於同一張紙上，從書風研判，時間並不相同。〈與野翁信札〉應與小楷〈蘭亭考〉同時，而行書二跋則與至大二年行書初跋同時。

〈楔帖源流〉卷的版本流傳

歷來研究對於〈楔帖源流〉卷的內容解說和釋文均有著墨，但對於可能出現的版本問題尚未提出，有鑒於此，本節將從文獻角度進行考察。關於歷代著錄和法帖相關資料，併現存墨蹟本(以下簡稱〈故宮本〉)在內，共查得《庚子銷夏記》(以下簡稱〈李梅公本〉)、《研山齋名賢墨蹟集覽》(以下簡稱〈李梅公本二〉)、《燹餘所見錄》(以下簡稱〈何義門摹本〉)和《寶雪齋趙帖》(以下簡稱〈寶雪齋趙帖本〉)五本。其中《研山齋名賢墨蹟集覽》傳為孫承澤(一五九二—一六七六)所



圖二 裝池印記示意略圖。註：虛線表騎縫，上方兩印鈐於騎縫正中間。印文由右上依序為：1、范2、三希堂精鑒璽3、宜子孫4、石渠寶笈5、寶笈三編6、合同7、范氏合章8、合同9、范氏合章10、趙氏子昂11、乾隆御覽之寶12、樂壽堂鑒藏寶13、景文14、范氏煥卿15、趙氏子昂16、乾隆鑒賞17、嘉慶御覽之寶18、嘉慶鑒賞19、景文20、范氏煥卿21、趙禮用觀(疑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米芾〈道林詩帖〉〈法華台詩帖〉)22、范23、合同24、趙氏子昂25、范景文印26、天遊軒記27、趙生印28、禮用

〈楔帖源流〉卷

此卷由本幅及拖尾構成，共鈐有二十八印(圖二)，無題籤，本幅質地依趙孟頫款識知為高麗紙(註二)，但與拖尾夏文彥(約一三二—約一三七〇)(註三)、趙禮用(生卒年不詳)二人題跋紙性不同。本幅縱二十六公分，橫二一九·五公分；拖尾縱二十六公分，橫二十四·四公分。小楷凡七十七行，一五一八字，字大不過二公分；行楷書初跋計十行，一一六字；尺牘五行與二跋二行，共四十七字；拖尾二行，三十一字。

本幅騎縫有三，分別鈐有「合同」、「范氏合章」印，併「景文」、「范氏煥卿」知為范景文(一二八五—一三四三)持印。而「天遊軒記」一印，從鄧文原《巴西集》卷上〈天遊軒記〉：「……真定范煥卿妙齡好修而尚友以天遊名其軒。……」知此印亦為范氏所有。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十八〈朝列大夫杭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范君墓誌銘〉記載范景文卒於至正

癸未(一三四三)十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九，而夏跋記此卷於至正乙酉歲(一三四五)重新裱裝，推測范景文持有此卷時間早於夏文彥。本卷並無明人收藏記錄，從鑒藏寶璽研判於乾隆朝(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在位)入清內府，分別鈐有乾隆三璽與嘉慶五璽全及寶笈三編印，收錄於《石渠寶笈三編》第四冊第一五七二至一五七六頁。

整卷由前至後依序應分為：小楷趙孟頫書姜夔〈蘭亭考〉、小楷款識、行書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初跋、行草書〈與野翁信札〉、「子昂」款行書二跋、夏文彥和趙禮用跋六部分。內容始末大抵為至元丁亥到庚寅年(一二八七—一二九〇)，趙孟頫於大都為郎兵曹(兵部郎中)時，適逢野翁教授(疑為朱野翁)來京師，應野翁之請抄寫了姜夔〈蘭亭考〉併書札一件回覆給野翁；後來張巨川從野翁處攜此卷見趙孟頫，趙見二十餘年前舊作有感而發，便為張寫了至大二年初跋，感嘆之餘又在〈與野翁信札〉後寫道：「余今日見此簡

著，又〈李梅公本二〉題名雖與〈李梅公本〉同為〈趙子昂楷書姜白石蘭亭考〉，但〈李梅公本二〉之內文字句與〈李梅公本〉相差甚鉅，其中緣由恕留待另日探究。今僅依〈李梅公本〉、〈何義門摹本〉、〈寶雪齋趙帖本〉與〈故宮本〉之相互關係論述。

〈李梅公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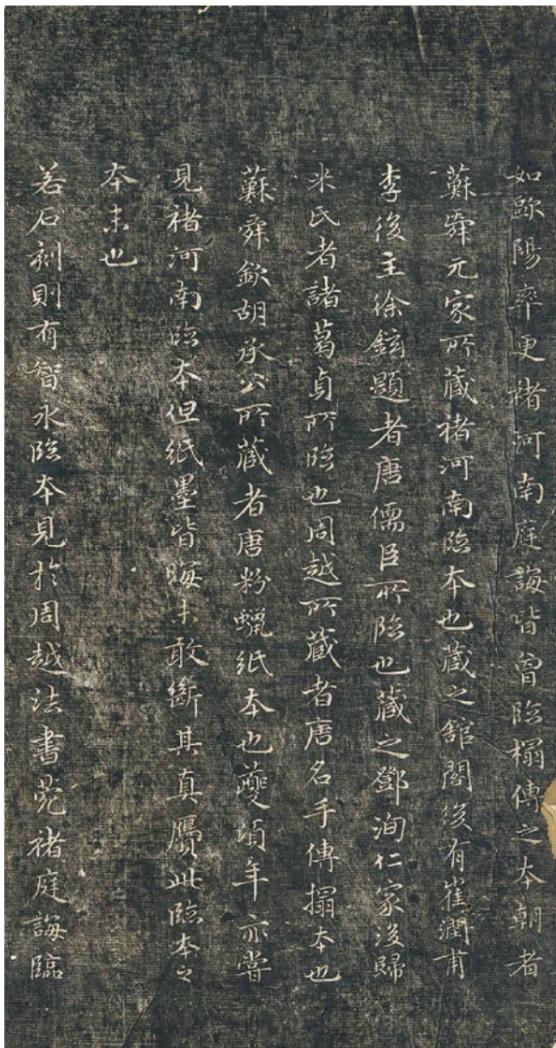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八〈趙子昂楷書姜白石蘭亭考〉載道：

「此卷乃子昂蚤年書，予同李梅公坐報國寺松下見此卷，李購之。昂自題。(以下內文同〈故宮本〉)小楷款識，故不錄。」又同書卷二〈趙子昂書陶詩小楷〉一段亦云：「……余於江右李梅公寓見小楷書姜白石蘭亭考。……」此卷在明代沈寂一時，於李梅公和孫承澤時再度現世，曾歸李梅公所有。記中所載李梅公就是列入《清史列傳》七十九卷〈貳臣傳乙〉，活動於明末清初的李元鼎(？—一六五三)。李氏字梅公，齋名灌研齋，江西吉水人，明天啓壬戌

(一六二二)進士，官至光祿寺少卿，著有《石園全集》三十卷。其子李振裕為清康熙庚戌(一六七〇)進士，也收藏書畫，今查明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收藏傳趙孟頫書《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卷上所鈐「醒石圖書」、「谷邨」即為其鑑藏印，記此補註五之不足。上述孫承澤目睹李元鼎購此卷於報國寺松下，還曾過眼於李氏寓所，但〈故宮本〉並無李元鼎或孫承澤印記款識，〈李梅公本〉是否與〈故宮本〉相同，有待歷史考察。

〈何義門摹本〉

清宗源瀚(一八三四—一八九七)《燹餘所見錄》一書歷來鮮為引用。筆者曾到過南京三次，對於煙雨霏微的天候印象深刻，近日前往南京圖書館，終得借閱微卷手錄，謹此申謝。《燹餘所見錄》卷二：「趙文敏小楷書姜白石蘭亭考，後附一札兩跋，最後又行書跋云：予二十年前為郎兵曹，野翁謁還都下，求余書蘭亭考，風埃瀕洞中，作字不成，然時時往來胸中不忘也。宣城張巨川，自野



圖四 〈寶雪齋趙帖本〉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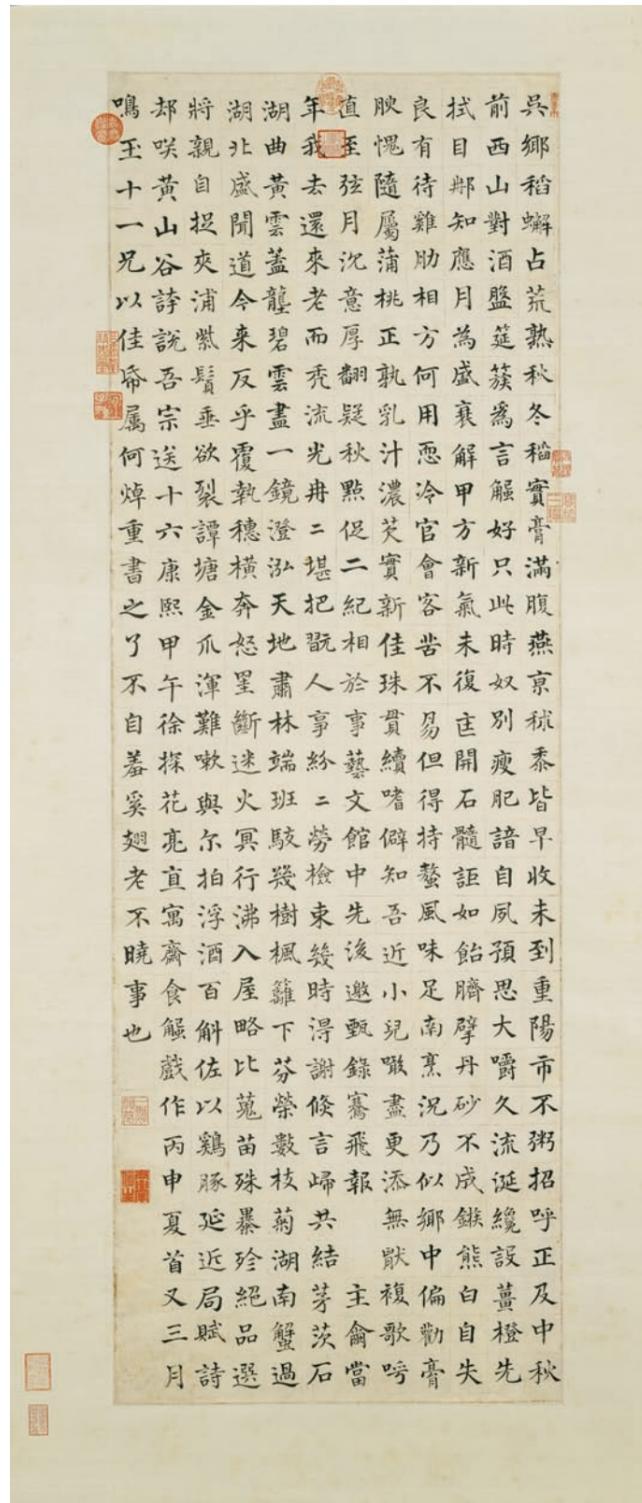
〈寶雪齋趙帖本〉
查《寶雪齋趙帖》曾著錄於容庚編《叢帖目》第四冊第一五六五至一五六七頁，據記載成立於康熙戊戌（二七一八）孟冬，刻者、地點尚不詳。筆者所持〈寶雪齋趙帖本〉（圖四），較之〈故宮本〉小楷原文，部份裝幀前後倒置，無夏文彥二人跋，四、五行缺漏，「承」、「定」誤字已經刪去，「册」字佚去，「畫」誤作「畫」字。但內文不管在用筆、結

字抑或段落安排上均與〈故宮本〉如出一轍。其中關鍵字「永」字並未缺筆。此帖不甚有名，但從版本流傳的角度來看，無疑是一相當珍貴且重要的線索，其出現使此研究更加完整。綜合上論，今雖無法得見〈李梅公本〉、〈何義門摹本〉，閱讀相關著錄內文後，可以發現與〈故宮本〉關係十分相近。〈寶雪齋趙帖本〉肇始於康熙年間，顯示已有好事者將所藏上石拓印，反映出當時趙氏書法的

需求。但此三本均未提及或拓印夏文彥與趙禮用二人跋，筆者以為其系統均源自〈故宮本〉。

書法欣賞

現代學者對此卷小楷的書風評論，大致可歸納為如趙孟頫本人所說受鍾繇、蕭子雲筆意影響，書風「厚重古拙」；以古質取勝而不以秀媚見長；或受楊羲〈黃素黃庭內景經〉影響而有「飄逸」「飛動」兩類。徐邦達稱其「實在還有些宋高宗筆法」。前述鄭瑤錫則是具體且精確地指出：「這件作品用墨濃淡參差，筆畫功力頗見老到，尤能合乎法度。字的橫畫常被強調，卻以細畫出之，通幅看來變化不多，但和諧而統一。字的結體偏向扁闊，頗能見其寬舒，就他早年學鍾繇的小楷來看，那是全然缺乏鍾書厚重的意韻了。但能表現他個人特有的飄逸秀雅之致。在章法布白上頗有以蘭亭取向的意味，故雖為楷書，確有行書的風神，使人有楷書其形行書其質的感覺，隱約中似能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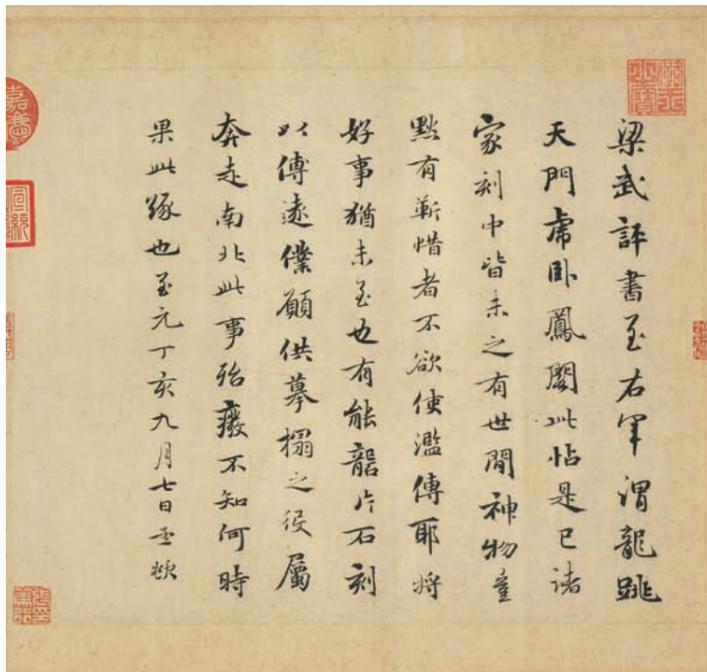


圖三 清 何焯 食蟹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翁處得此卷，攜以見過，恍然如夢。余往時作小楷，規模鍾元常、蕭子雲，爾來自覺稍進，故見者悉以為偽，殊不知年有不同，又乖合異也。至大二年歲在己酉十二月廿四日。何義門并前楷後跋，用藏經紙一一楷之，悉如原本，若見原本，又不知若何之煥然神明也。為錄跋文，以見鑒古者未可執一以測古人。」

何義門即何焯（一六六一—一七二二），字貽瞻，晚號茶仙，世稱義門先生，江蘇長洲人。工楷、行書，喜臨晉唐法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其楷書墨蹟〈食蟹詩〉軸（圖三），筆勢溫雅沈穩，被譽為康熙年間四大書家之一。由此記錄可知，宗源瀚當時曾過眼何焯藏經紙摹本，感嘆「悉如原本，若見原本，又不知若

何之煥然神明也。」文末寫出鑑藏家心得「為錄跋文，以見鑒古者未可執一以測古人。」其中〈何義門摹本〉並未明確提到夏文彥和趙禮用跋文，而〈故宮本〉在乾隆朝已進內府，宗源瀚所看到的〈何義門摹本〉與其底本究竟為何？且與前述〈李梅公本〉相同的是，〈故宮本〉並無何焯或宗源瀚之款識印記等紀錄。



圖五 晉 王羲之 大道帖 趙孟頫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出他日行書筆意得所發揮的趨向。」
拜讀上述學者所云趙氏書風後，一度困惑於要如何提出新知。基於此，筆者在此先大膽地忽視上述說法，將作品一個字一個字剪下細心比對，找出特徵後再反求其書風批評與整合。

劉九庵對於王寵（一四九四—一五三三）二十五歲左右所寫楷書〈惠山茶會詩詠〉，提出以下看法：「書字修短相間，體勢趨長者，類虞世南；字形扁扁者，盡鍾繇王獻之小楷，正可印證王世貞言其書始摹永興大令一說。」（註四）借用劉九庵對王寵書蹟的評語破題，意在指出此篇書蹟不也如此，方闢者有之，扁平者亦有之，不全然偏向於中國書法史上某種特定字體。元陶宗儀〈趙魏公書畫〉內文一段：「……僕二十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為勝也。……」書法學習過程起於臨仿，即便創作，作品風格或多或少會透露出師承等影響，上述著錄即可看出至少有〈千字文〉和〈孟法師碑〉兩種學書經驗。趙孟頫傾向於何種形式寫作，僅就跋文或目前傳世真蹟比對，要對此書蹟書風下一結論，或許需要更多資料證明。

〈蘭亭考〉章法布白排行整齊，字距大抵一致，但為了統一地格空間的一致性，於行末二字或三字，時有將字形作搭配現象。如「信然」、「臨本之」、「示人韓」、「藏石龕」、「之以獻」，造成字形扁扁，加重了橫無列態勢。

本	得	得	本
至	及	及	至
此	舜	舜	此
所	獲	獲	所
臨	亂	亂	臨
信然	示人韓	示人韓	信然
臨本之	藏石龕	藏石龕	臨本之

魏公卿上籀號委碑	趙孟頫懷帖源流卷
高	高
亭	亭

表二「亭」字（依年代先後排比）（趙孟頫未必看過表二諸例，僅能由此推測可能的書學淵源及年代。）

計，利用相讓、牽搭、增添等法則豐富了楷書造型。如「獲」、「亂」、「韓」、「麗」、「原」、「辯」字（表一）。又本幅「亭」字共出現十次，唯獨末次將橫勾改為橫豎勾，一反楷書常態，淵源或許來自魏晉，抑或更早（表二）。

意牽引時營造出獨特的墨痕殘留而來。永字缺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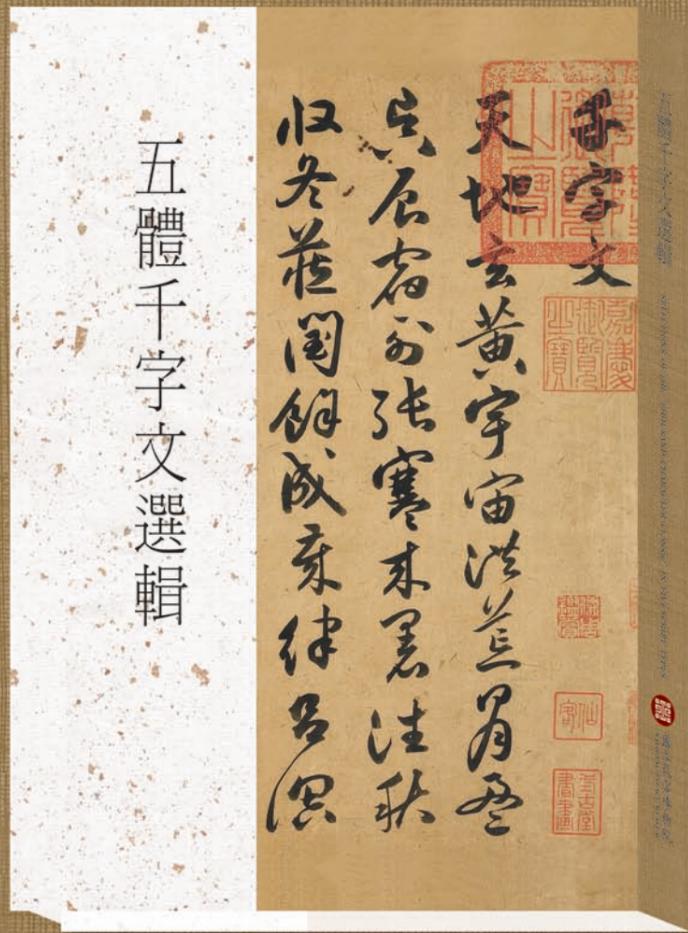
認為是明初人托趙氏偽作（註五），筆者亦疑偽，待考（註六）。

關於此時期書風具有「飄逸秀雅」、「飛動」貌之說，感官上所以產生如此視覺效果，具體來講，在於此時趙孟頫對臨古的揣摩，不管在結構或用筆上，均逐漸脫離鍾繇那種圓潤、厚重表現，結構方長、用筆勁挺，取法晉唐如王羲之、褚遂良，筆

通幅永字出現四次，均缺捺筆，顯現作者有意識地省略末筆。筆者過去曾以為避其祖父趙希永諱，但趙孟頫其他書蹟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趙孟頫真蹟〈二體千字文冊〉、〈小楷書臨黃庭經卷〉等並無此特殊現象，迄今尚未有適切解釋。目前趙氏楷書墨蹟中與此卷有相同現象者，僅得弗利爾美術館藏傳趙孟頫約三十九歲〈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卷和傳其拓本〈秋碧堂帖本〉（圖六），但劉金庫

筆者曾延續四川寧、劉九庵、何傳馨研究，以「孟頫」二字為中心，對趙孟頫落款進行編年。結果發現十一筆「孟頫」款記，從三十三歲〈草書千字文〉款識（上海博物館藏）至四十四歲〈與右之二札之二〉（日本私人藏）這段期間的特徵是孟字「子」橫畫特長。本幅孟字出現三次（表一，其一），書寫時間約三十四到三十七歲之間，落款「孟」字亦符合此一時期的署名習慣。這研

SELECTIONS OF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IN FIVE SCRIPT TYPES



五體千字文選輯 192頁 全彩菊八環保迎風紙 定價：新台幣1,000元

「千字文」是古代兒童學書識字的啟蒙素材，內容豐富多元。從最初集王羲之字到智永臨寫八百本分施浙東諸寺，皆與書法學習結合，歷代書法大家莫不致力於以篆、隸、草、行、楷各種書體書寫千字文，既可作為後學臨習的範本，也藉以展現書藝，因此，累積無數精彩傑作。

本院於去年（98年）七月至九月舉辦千字文書法專題展，廣受參觀民眾喜愛，並建議出版圖錄，除可供觀眾賞析，又可作為書法學習的範本。緣此，書畫處策展同仁選出宋、元、明三代書家所寫楷、行、草、隸、篆五體千字文作品各一件，編輯出版，以廣流傳。



圖六 永字缺筆比較：①禊帖源流卷（故宮本）、《寶雪齋趙帖本》，成立時間約1287—1290，34—37歲。②常清靜經卷（弗利爾本）、《秋碧堂帖本》，成立時間傳約1292年，39歲。③無墨蹟本、《樂善堂帖本》，成立時間傳約1307—1308年，約54—55歲。

究或許無法對書畫的真偽鑒定起絕對功效，卻提供了輔助作用。倘若作偽之人不熟悉趙氏的落款特徵，就容易露出破綻。例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傳趙孟頫三十五歲時，應夫人管道昇之請所作〈元趙孟頫摹黃庭經並寫羲之換鵝圖〉冊之真偽，或許也可從款記「孟」字對照辨明。

「鄱陽」作「番禺」

其他引人注目之處，例如「鄱陽」作「番禺」，今查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松雪翁樂善堂帖》下卷、《停雲館法帖》宋名人書卷第七（姜白石蘭亭序真蹟本末）均有傳為姜夔書〈蘭亭考〉原蹟摹搨之法帖，可惜後缺不全，無法辨別款識。但對照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姜夔跋王獻之〈保母帖〉墨蹟本寫法，可見此卷「番禺」寫法其來有自。

小結

在欣賞書畫之際，除了著眼作家生平交友、本幅風格特色，若能進一步了解書畫質地、裝池、鑒藏遞移、傳移摹寫的可能性，那麼書畫賞析內

涵將愈臻豐富完整。透過上述探討發現，〈禊帖源流〉一卷，既保存了當時姜夔對於〈蘭亭集序〉的流傳考究，也供予研究者趙孟頫不同年代書法的編年基準，對於今後研究趙氏書風有極大幫助。卷中收藏者的印鑑款識乃至摹寫複製等記錄，片段的鑒藏痕跡在書史脈絡中產生連結，相信也映帶出趙孟頫書法對後世的影響。

作者為本院書畫處研究助理

註釋

1. 鄭瑤錫，〈禊帖源流〉，《故宮文物月刊》，25期（1985年4月），頁133-137。
2. 何炎泉，〈中國古代之高麗紙〉，《中華文物學會2009慶祝學會三十週年特刊》（台北：中華文物學會出版社，2009年），頁106-109。
3. 石守謙，〈從夏文彥到雪舟-論《圖繪寶鑑》對十四、十五世紀東亞地區的山水畫史理解之形塑〉，《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10年，將刊）。
4. 劉九庵，〈王寵書法作品辨偽〉，《中國歷代書畫鑑別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頁153。
5. 劉金庫，《南畫北渡》（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247。
6. 拙文，〈趙孟頫書《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的真偽について〉，《書法藝術研究》，第一號（2008年3月），筑波大學人間総合科学研究科 書研究室，頁29-43。